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五

宋 方寔孫 撰

上經

☶☷ 艮下坤上

謙亨 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伊川曰其有既大不可至于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又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羅氏曰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白雲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為道天地人鬼之所

貴也君子有終伊川曰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司馬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將之則无以保其終也

謙卦五陰爻皆柔其為謙也易唯九三以剛而居下卦之上若以小人處之則驕盈而不能有終矣唯以君子處之則以剛守貞安于下卦知有艮止之義終不敢越于上故九三爻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即卦之所謂君子有終者也其文王周公之事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伊川曰此明謙而能

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濟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濟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伊川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者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楊氏曰自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下言謙之亨也自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言盈之損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伊川曰謙為卑遜也而其道益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不可加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于謙常而不變是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伊川曰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勢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又曰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而蘊其崇高也楊氏曰山高而降于地謙之象也地卑而蘊夫山謙之益也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明道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伊川曰山而在地中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也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于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伊川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

所不吉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伊川曰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楊氏曰初六以至柔處下謙之謙也其過謙乎曰盈患過謙不患過至柔者謙也至下者養夫謙也牧養也

六二鳴謙貞吉疏云鳴謙謂聲名也伊川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也謙德充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伊川曰二之謙德由至誠積于中所以發于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强為之也

六二柔而得中謙遜之言由中心而發故曰中心得也若外為謙遜之空言中无實意則非貞吉矣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伊川曰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又曰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童溪曰勞而不代有功而不德此君子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獲有終之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楊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之謙謙而終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注云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之義伊川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遜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

之上故也揚氏曰上承謙德之君下乘勛勞之臣惟謙則施之上下无不利矣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伊川曰四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凡所動作无不利于施謙如是然後中于法則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伊川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居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遜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蓋五之謙柔防于過故發此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伊川曰征者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六五不富合于衰多益寡之道是人之所樂親者也

義止于内然後可以征不服于其外後世如漢武帝窮奢横歛民受其害尚何以征匈奴為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伊川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而極謙而反居高不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于聲音又曰上謙之極也至于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之私有也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龜山曰邑國私于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

謙卦六二上六爻皆曰鳴謙然六二處内卦之中故曰中心得也謂謙遜之言由中而聞外也上六處外

卦之外故曰志未得也謂謙遜之言未可徒鳴于外也曰利用行師又曰征邑國謂服人之道行未有得于外又當反而自治于其内如益之贊禹以謙益滿損而為戒者是也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伊川曰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又曰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

有悦豫之豫有和豫之豫豫卦五陰而一陽初六以鳴豫而凶六二以不終日而吉六三以盱遲而有悔六五以有疾而不死上六以有渝而无咎皆言逸豫之為害也唯九四以一陽爻為六五所建而動于上初六六二六三皆以陰柔而聽順于下譬猶王者建侯于上以行師于下衆心和悦是豫卦之所謂利者也故九四爻曰由豫大有功勿疑朋盍簪是豫卦衆爻之所以和悦者皆由九四也與其他逸豫者不同

矣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伊川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順以動豫伊川曰衆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司馬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艱故順以動則豫矣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伊川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童溪曰建侯之與行師二者雖慶賞刑威之不同其為順動則一也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伊川曰天

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又曰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豫利建侯行師當賞則賞當罰則罰譬如天地之有四時生長肅殺皆順時而行所以為利也然聖人以順而動及其至也刑罰清簡而民自悅服豫之時義至此愈大矣故卦象有取于作樂崇德之義謂服人以德則人悅閒而樂聽之不徒在于賞罰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伊川曰雷者陽氣奮發隂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又曰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潘氏曰雷出于地萬物和豫作樂以象其和也

雷出地奮豫取其聲之和順時而動也先王觀象以作樂崇德崇者尚也樂尚德而和不徒在于聲和也

故豫卦初六爻以鳴豫為戒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伊川曰鳴發于聲也又曰初六

以陰柔處下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于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楊氏曰鳴謙則吉鳴豫凶何也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志窮凶也欲戒之于其初不待終窮而後知其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伊川曰當豫之時二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于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潘氏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明者見于逸豫之初去之唯恐不速何待終日也六二中正所守介然如石之堅見幾不疑故正且吉

以六居二守靜而貞節介如石知逸豫之不可久不俟終日與初六之鳴豫凶六三之遲有悔者不同矣是以貞吉居下卦之中與六五為正應是中正也故豫卦二五爻皆不言豫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伊川曰盱上視也司馬曰雎盱苟偷之貌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疏云象唯云盱豫有悔不言遲者畧其文也

六三陰不得中處不當位與上六冥豫而為應當豫之時坐視苟偷終必有悔使其早悔尚可庶幾若失

之進雖重有悔亦无及矣豫不可久故六二以見幾而吉六三以盱遲而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注云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伊川曰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能下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勿疑朋盍簪伊川曰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忠誠勿有疑慮則朋黨自相合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盍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楊氏曰朋盍簪五陰合而助之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大行也即彖所謂剛應而志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童溪曰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六五之得九四所謂法家拂士也故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也又曰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于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唯二五不言豫彖曰六五貞疾乘剛也疏云以乘九四之剛故正其疾恒不死也恒不死中未亡也揚氏曰所以常不死者以居中得正未至于死亡也

六五之君質本陰柔處豫之時易以耽樂曰疾曰不死者皆警之之辭也所以貞疾常不死者由以六

居五以柔乘剛以静守貞與六二為正應知有不終日之戒皆不言豫又乘九四之剛而處其上常有剛貞之臣而正救之于下宜其不至于危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疏云渝變也若能自思改變不為冥豫乃得无咎伊川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當豫極之時乃耽肆于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道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専言渝之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曰昏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序卦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伊川曰悅豫之道物之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爲卦兌上震下兌悅震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隨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爲雷兌爲澤雷震于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曰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己隨于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又曰隨之道利在于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童溪曰隨之所以能大亨者利于貞正而後咎可无也

隨有大亨之道唯利于正則无咎彖曰大亨貞无咎

非謂元亨利貞隨卦有是四德也春秋穆姜嘗筮此

矣穆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見襄九年傳是時孔子猶未生也易之四德非隨卦之所能盡故孔子作文言取是而釋乾之四德唯乾卦而後得以盡此四德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疏云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疏云以有大亨貞正无有咎害而天下隨之以正道相隨故隨之者廣若不以大亨貞无咎而以邪僻相隨則天下不從也隨之時義大矣哉伊川曰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

震為長男屬乎陽剛兌為少女屬乎陰柔隨卦震下兌上剛來下柔有男先下女之象以正而動則說矣易他卦皆以初應于四三應于上唯隨卦以震兌之二體三奇三耦皆相反而相合震為長男一陽爻為主初九是也兌為少女一陰爻為主上六是也以初

九長男反合于上六少女則他爻奇耦可隨時而推矣初九在于六二六三之下同屬震體故六二六三爻皆以初九為小子而有丈夫小子之別唯六二合于九五六三反合于九四各有從丈夫之象為初九者出門交有功反合于兌體之上六以長男而先下少女是隨時之義也上二爻又言臣隨于君有天下大亨之道九五爻曰孚于嘉吉上六爻曰王用亨于西山論至于此隨時之義愈見為大象所謂天下隨

時者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伊川曰雷震于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初昏晦則入居于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楊氏曰兌正秋也收雷之時也君子觀象而得息之義童溪曰宴息云者動者亦以不動為說也

曰嚮晦者暗室謹獨于時則晦于見義則知所向也宴者安也曰入宴息者知止而得所安于內非徒以動而為說亦隨時之義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　疏云人心所主謂之官　伊川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動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　司馬曰官者所守之常也　出門交有功　伊川曰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伊川曰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曰出門而交非牽于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初九以震體而居隨之初心官自守常正于內及其動也隨時達變以從正為吉不泥于守常也出門交有功不牽于私暱其所隨者不失其正是貞吉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疏云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伊川曰二苟係于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足以自立柔不足以自立故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

六二以九五為丈夫是正應也隨卦三陰爻皆言係者陰柔不足以自立易失于有所係也初九在六二之下同屬震體是小子也六二若從係于小子則必失丈夫矣義弗得以兼與也唯知隨時之義不係于初九之小子而從于九五之丈夫不失為正是女子

有行則遠兄弟之義也或謂隨卦一陰係一陽有兩兩相隨之象六二可以係于初九則誤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伊川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于四也隨有求得利居貞伊川曰四亦无應无隨之者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于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悅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謟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疏云六三既係于九四之丈夫志意則舍下之初九也

六三近于九四遠于初九是係丈夫而失小子矣然

以六居三以靜守貞必待九四求之于上而後得隨之也故曰隨有求得利居貞他卦三爻與上爲正應唯隨六三隂爻也上六亦隂爻也兩隂不足以相求故六三係于九四隨有求而得亦隨時之義也六二以九五爲丈夫六三以九四爲丈夫亦是二女同居不同行之義

九四隨有獲貞凶注云處說之初下據二隂三求係己不拒則獲故曰隨有獲 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伊川曰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

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伊川曰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易他卦四爻皆與初為應唯隨卦初九陽爻也九四亦陽爻也兩陽不可以相合初九則有渝而為吉矣為九四者苟守常而不達變當隨之時徒欲有獲以陽從陽于義不當雖貞亦凶也唯能有孚在道處于六三之上陰陽以正而為說知有隨時之義是明者也非唯无咎而又有功是君子嚮晦入宴息之時有

孚在道又未嘗不明也

九五孚于嘉吉伊川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從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伊川曰下應二之中正為隨善之義

九五孚于嘉吉所隨者善天下之人亦樂隨之于下所謂大亨正之時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伊川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

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邠來岐邠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伊川曰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上六兌體一陰為少女之象居隨之上是窮極于隨者也拘係之乃從維之窮而愈固不可復解女子隨人之義當如是也又言臣之隨君猶女子之隨夫文王嘗用此義以亨于西山當紂之時義窮于上文王極其柔順以服事商為西伯是文王用亨之道欲終

于隨者也豈果拘係之乃從維之而後能使其心不可解哉周公作爻辭在于追王文王之後故曰王用亨于西山非西伯嘗自稱王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 序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伊川曰喜悅以隨于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可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事乃有蠱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為蠱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于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又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必

期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

利涉大川 伊川曰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疏云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伊川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又曰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變更也

當天下蠱壞之時欲致元亨必用大力如利涉大川則往而有濟于事先甲後甲非止為一日之計若徒欲止于上將何以治蠱哉艮上巽下唯能以巽順之道而止蠱如彖所謂巽而止蠱者此蠱之所以元亨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伊川曰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居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又曰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于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伊川曰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

安定之事皆止于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之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伊川曰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伊川曰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蠱卦言止蠱之道又言終則有始合乎天行是治蠱之道又无時而可止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伊川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于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

大于此二者童溪曰山之為物以止靜為體風之為物以散動為用此有事生于无事之地者也故為蠱之象君子謂天下之事常伏于无事之地故平時暇日其于民也務振作其氣使之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而无昏惰自安之人其在己也務涵養其德使之日新又新而无逸豫自止之意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伊川曰居内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為父之累故必惕勵則得終吉也厲終吉疏云厲危也既為事初所以危也能堪其事所以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伊川曰盡誠于父事吉之道也

初六當幹蠱之初在内卦之下是為子者之象屬于

巽體居下而能柔順可謂有子而其考亦得无咎矣然質本隂柔應于六四亦是隂柔不足為助怵惕若厲唯恐有以累其父是保終吉之道也初六才雖柔弱意亦巽順故許之曰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注云居于内中宜幹母事伊川曰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隂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又曰子之于母當以柔順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隂柔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

中道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曰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二應于六五在內體而得中故曰幹母之蠱曰不可貞者剛欲得中不可過于剛貞耳非以剛貞為不可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伊川曰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伊川曰蠱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九三幹父之蠱剛過乎中是父有諍子之象所以望其父者小有悔悟則終无大咎是處巽體之終者也其終順也可知矣故曰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伊川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曰以四之才守常而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潘氏曰以柔居柔裕則有矣治蠱則未也

六四以柔居柔能寛裕而處其父事僅可自守若過

此以往則見吝矣未得以有行而止于艮體之下尚何足以幹蠱哉故六四爻不言幹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伊川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以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故不能為刱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刱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茍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伊川曰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六五下應于九二剛中之臣以德用譽故能幹父之

蠱而致天下元亨之治如成王用周公以述文武之道者是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伊川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于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係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曰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王侯蓋進退以道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上九處蠱之終在事之外文獨不言蠱者天下已无事而後賢者可以去亦不失為高尚也其周公告歸

之時乎後世如張良辭漢于天下已定之後亦是此
意

涼山讀周易卷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黃轡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六

宋 方寔孫 撰

上經

䷒ 臨 兌下坤上

序卦曰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也

元亨利貞 楊氏曰臨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故彖曰大亨以正

至于八月有凶 疏云臨[illegible][illegible]之月從建丑至于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伊川曰二陽方長于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預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

臨天下之道欲大亨以正而為保民无疆之計非臨時而後為之圖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是思患預防之意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伊川曰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兑上坤和說而順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伊川曰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

而得正合天之道重溪曰在之則九二之于六五是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曰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

陰陽消長相為循環天之道也當臨卦二陽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不久之理欲使君子早防小人而不至于凶是易之大旨也臨卦初九九二爻皆曰咸臨君子以至誠而感其上是二陽浸長之象也六四應于初九則曰至臨无咎六五應于九二則曰知臨

大君之宜亦可以无咎矣聖人預為之慮則曰至于八月有凶者謂臨卦二陽浸長猶有六三无攸利之小人欲臨二陽于其上也六三爻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唯初九九二之為君子者既憂小人而預防之使小人不至于長惡故六三爻曰咎不長也上六應于六三亦終以敦臨而无咎此臨之所以大亨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伊川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相臨

者莫如地與水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伊川曰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疏云咸感也有應于四感之而臨志行得正故貞吉也伊川曰九之志在于正行也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也

初九屬于兌體以貞為說感于六四是正應也比于九二陽爻剛實皆以正道而感人故初九九二爻皆

曰咸臨以九居初志先行正是貞吉者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伊川曰二陽方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疏云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无不利也則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也伊川曰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

初九以咸臨而比于九二之咸臨二陽同類志任行正剛浸而長其貞吉可知也九二以咸臨而應于九五吉无不利亦可知也然比于六三之甘臨以小人

而臨其上猶未順命至于八月有凶此臨之所以有憂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 疏云甘臨者謂甘美諂佞也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故无攸利伊川曰三居下之上陰柔而說體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 既憂之无咎 疏云能盡其事改過自修其咎則止不復長久故无咎也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伊川曰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其過咎不長也

六三陰柔不中居兌說之極是小人甘言以取說者

也處不當位乘二陽之上將不利于君子為君子者能憂小人而預為之防可以无咎為六三者亦自知憂懼處坤體之下能說而順不至于長惡此咎之所以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伊川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于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于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曰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能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六四比于下卦是自上臨下也以六居四為當其位近于六五而不敢迫其上體本坤順知至而止故曰

至臨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伊川曰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于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童溪曰六五君位也在臨則所謂君臨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伊川曰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

曰行中者君道不可過于用知也以六居五虛中而應于九二剛明之賢是大君之宜也上六過乎中則曰敦臨吉是君道不可過于明又寧可過于厚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伊川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疏云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恒在于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楊氏曰下卦為內志在內從二陽也

上六居坤體之上以敦厚為德當臨之極是過于厚者也志在于內之二陽其有志于助賢也寧過于厚

故吉而又无咎也

䷓ 坤下巽上

觀序卦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伊川曰凡觀視于物則為觀平聲為觀于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之觀者為觀于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注云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于盥也至薦簡畧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觀薦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盡夫觀盛則下觀而化矣故觀至盥則有孚顒若也伊川曰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也盥若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

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觀卦四陰爻在下皆觀仰九五者也初六柔弱在下卦之下故取童觀之象六二柔弱在下卦之中故取女貞之象六三爻曰觀我生進退六三在下卦之上上卦之下可退則退可進則進是觀我生而為進退者也使其可進則為六四之利用賔于王矣六四近于九五有賔于王之象故九五為觀之主六四為觀

之賔是在下者之所共觀而化者也九五爻云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爻云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在于九五之上是天下之所觀者在乎君君之所觀者天又在其上也天生君子以遺其君為九五者上能敬天下能敬賔長育人才有顓俊尊上帝之義精神純一常如盥而不薦之時將使天下之人觀感而化有孚顒若皆知有君子之道亦可以上合天意神道設教其妙如此所謂盥而不薦者豈徒以祭祀之虛文

而為敬哉

彖曰大觀在上伊川曰五居尊位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伊川曰下坤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于天下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伊川曰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伊川曰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童溪曰天下之所觀者聖人也聖人之所觀者天也聖人何

取于天哉以其不言之教見于四時之運行无有差忒此所謂神道也神即誠也體于心而謂之誠妙于物而謂之神即一物也又曰不言之教寓于始盥之時此所謂聖人之神道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疏云風主號令行于地上猶如先王設教在于民上伊川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循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 伊川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于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子吝 伊川曰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

吝也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柔而在下處觀之初是童稚之象人生而蒙其初固未必皆小人也能早教之皆可以為君子故曰小人道也是小人亦有可化之道唯在九五所以生君子者如何耳若君子所見則與小人不同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當觀之初小人蒙而未有所見未足深責故曰小人无咎使君子而處此見識凡下亦與童稚无異則不足以言君子矣吝者不足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疏云既是陰爻又處在卦內性又柔弱唯闚竊而觀如此之事唯利女之所貞非丈夫所為之事也伊川曰上應于五觀于五也五陽剛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則為貞也又曰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伊川曰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疏云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有可退之地遠則不為童觀近則未為觀國居在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退觀風相幾未失其道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童溪曰三坤順之極也處坤順

之極故能以至順之性順時以進退也唯能順時以進退所以未失進退之道楊氏曰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瀞同而德與六三祭己以從人九五祭人以修己

六三處坤之上順之極也近于上卦將進而為六四之用賔于王乃能以道自養觀我生而為進退處于下卦之上未為失道與初六童觀六二闚觀者不同故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下之人能自觀其所養者九五觀我生君子上九觀其生君子是上之人能長養人才而為觀于下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注云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伊川曰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涼山曰六三觀我生進退量力度德而後進也六四以量力度德為未盡又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尚賢也然後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疏云志意慕尚為王賓也

六四當觀之時得近君之位觀國之光以禮而進必待九五為尚賓之主然後用賓于王此六四之所以為利用也尚者以禮而崇尚之也曰賓者不純臣也賢者始至則為賓既用則為臣尚賓者九五也利用

賔于王者六四也言賔而不言臣誠意欲不散也詩所謂羣臣嘉賔者亦是此義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疏云九五居尊為觀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我教化善則天下著君子之風教化不善則天下著小人之俗故觀民以察我道者君子之風著則无咎也伊川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係乎己而已觀我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曰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惡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九五為觀之主凡天下之有為君子者如六四利用

賔于王之類皆欲自我而長養之可以无過咎矣故曰觀我生君子如詩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者是也象曰觀民也民者人也既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又欲觀之于民使人人有君子之行不罹于咎所以為大觀之時也觀初六爻云小人无咎君子吝是觀之初天下未必皆君子而无小人也唯九五之君中正以觀天下使天下皆觀而化雖小人亦可化而為君子何咎之有哉故九五爻但言君子而不

言小人即象所謂下觀而化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伊川曰平謂安寧也游氏曰上九雖无位然二陽爲觀志猶在民與他卦不同故觀民之生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是在民者皆善矣雖人已皆善猶未敢自以爲足故志猶未平也

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是君子自我而生未能忘乎我者也上九在卦之外曰觀其生君子无咎不言我者尤見其至公而无我上可以合乎天也天生君子以福人之國爲上九者觀天所以生君子之初意

猶欲長養之于其終不敢自以為足所以无咎象所謂志未平者也觀盥而不薦有取于誠意不散之義

上九處觀之終曰志未平也則誠意不散也可知矣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疏云噬齧也嗑合也物在于口則隔其上下若齧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

此卦之名假借口象以為義以喻刑法也凡上下之間有物間隔當須用刑法去之乃得亨通故云噬嗑亨也

利用獄者以刑除間隔之物故利用獄伊川曰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

序卦曰可觀而後有合故受之以噬嗑卦有明照之

象利于察獄可觀而後有合也噬嗑卦六爻言噬者四六二曰噬膚六三曰噬腊肉九四曰噬乾胏六五曰噬乾肉唯初九上九爻不言噬者刑期于无刑之意也故曰利用獄而不言利用刑其大旨可見矣繫辭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又曰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

滅耳凶繫辭獨舉初九上九爻而不及其他以見初九屨校是懲小人于其始上九何校是懲小人于其終終始言校皆不欲言噬也後世有喜納人于犴狴者為害不淺非噬嗑卦所謂利用獄者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伊川曰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象推之于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强梗或讒說間隔于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　噬嗑而

亨伊川曰有物間于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道也剛柔分動而明伊川曰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伊川曰雷震而電燿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隱情用威則莫敢不畏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伊川曰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為利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用獄之宜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伊川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

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覩電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勑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也司馬曰先王明罰非以殘人所以正法也

明罰勑法使民知避非果欲用刑也故卦不言用刑但言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伊川曰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于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于惡矣故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曰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初九屨校責其不能行善于其初故取滅趾之象欲

使之改過而不行惡則得无咎非謂初九爲受刑之人果傷其趾如所謂刖刑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伊川曰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之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楊氏曰噬膚而滅鼻者惡其不通也

象曰噬膚滅鼻乗剛也伊川曰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乗初剛是用刑于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

六二柔而得中法令先正易以服人如噬膚之易入故能責小人之不能自通于善者是噬膚滅鼻之象

也剛不足以制剛唯六二柔而得中故能乘初九之剛于其下是以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伊川曰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亂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

鄭注周禮小物而全乾曰腊六三言噬而柔不得中處不當位不足以服强梗之人譬如噬堅剛之腊肉而反遇毒是以小吝然六三以震體而在離下能動

而明奉法以行終亦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疏云乾胏是臠肉之乾者伊川曰胏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難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四剛而明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伊川曰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艱貞蓋其所不足者不得中正故也

九四處近君之位噬嗑卦以九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是九四以强梗之臣而欲去天下之梗者也譬如

噬乾肉之有聯骨者而得金矢之象可謂剛且直矣然九四剛而不中亦非利用獄之道故戒之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唯以九居四屬于離體剛明而能靜知以利艱貞而為戒不敢輕于用獄所以吉也

六五噬乾肉 伊川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于九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 得黃金 伊川曰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 貞厲无咎 伊川曰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懼而得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曰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者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

也

六五以人君而去天下之梗如噬乾肉其勢易合也

五剛位也居上卦之中居中用剛是得黄金之象猶

戒之曰貞厲无咎雖貞亦厲以見用獄終非好事也

唯以六居五柔亦得中屬于離體虛中而明知有貞

厲之戒哀矜危懼常有不敢用獄之心可以无咎六

五所以爲得當也九四爻曰得金矢六五爻曰得黄

金九四爲剛直之臣知以艱貞而爲吉六五爲居中

用剛之君又欲以貞厲而无咎故噬嗑卦下三爻皆言无咎是六五主之于其上也舜命臯陶猶欲欽恤周命蘇公猶欲謹罰即是此意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伊川曰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于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傷滅其耳戒其聰之不明也

噬嗑卦六爻言无咎者四言艱貞吉者一唯上九言凶者是小人終于强梗之象積惡滅身其凶可知矣

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但責其未能聞善而改過不盡絶之以爲皆不聰也猶有姑惟教之之意此上九爻所以終不言噬也曰滅耳者取其聰不明之象亦非果傷滅其耳如所謂刵刑也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序卦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伊川曰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賁所以次噬嗑也又曰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于進也

賁所以亨者由離下而言則虛中而文明由艮上而言則篤實而能止文明于下而能止于上故初九以義為賁六二以須為賁九三以永貞為賁六四以皤如為賁六五以束帛為賁上九以白為賁皆欲小加文飾不至太過故小利有攸往也若過于往而不知止則為剝卦之不利有攸往矣故賁之後受之以剝易之所以戒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

攸往天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伊川曰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于文明而成賁也潘氏曰剛柔交錯自然成文所以為賁柔來文剛其質本剛故能亨剛來文柔其質本柔故所利者小文終不能勝其質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伊川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童溪曰賁之文有所謂剛柔相為往來之旨聖人則曰此天之文賁卦有所謂離明艮止之旨聖人又曰此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伊川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潘氏曰剛柔往來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然皆以止為賁日月星辰天之文也日月几星

之行其度北辰之居其所過其所止則為變君臣父子各安其所則化成此離下艮上成賁之義也

人文也君止于仁臣止于忠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各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伊川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于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謹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又曰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以明庶政離明之象也无敢折獄用情實而不用文

飾賁止之象也離明艮止所以為賁或謂賁卦專尚

文飾則誤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伊川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又曰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伊川曰舍車而徒行者于義不可以乘也童溪曰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取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趾者行于下也車者取其安也茍于義不安則舍車而徒是明而止之義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焦山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

六二應于六五必待六五有束帛之禮求之于上然後從之而興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 伊川曰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 永貞吉 潘氏曰文不可以太過永貞而後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九三居離體之上剛明而過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伊川曰四與初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曰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匪為九三之寇仇相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于下者馬之象也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伊川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讐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

六四當近君之位若疑于欲進賁如而又皤如文不揜其質也故以白馬為喻白馬翰如可以進矣屬于

艮體知止而未敢輕進下應初九有匪寇婚媾之象故終无怨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子夏傳曰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疏云戔戔衆多也誠齋曰六五文明之君無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无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誠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伊川曰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矣是有喜也

賁卦他爻皆取明而止之義唯六五為賁之主應于

六二猶欲賁于丘園之士束帛戔戔不一而止是人主以好賢為明又无時而可止也曰吝者不足也束帛戔戔禮已足矣而好賢之心常見其若不足所以終吉而有喜也曰有喜者樂得賢也吝非人主之美德或謂六五之君果有所吝于束帛則誤矣使驕且吝殆不足觀尚安得謂之終吉乎

上九白賁无咎注云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伊川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素質者非

无飾也不使華沒實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童溪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賁極反本飾无過咎而後上九之志得矣

上九居賁之終所以得志而无咎者以白為賁以質救文于其終不至于有文獘也

涼山讀周易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淙山讀周易卷七

宋 方實孫 撰

上經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序卦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伊川曰物至于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下生漸長至于盛極羣陰消剝于陽故為剝也又曰剝者羣陰長盛削剝于陽之時衆小人剝喪于君子不利有攸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長以免小人之害也

剝卦一陽至上九而窮君子不利有攸往矣然上九爻云君子得輿君子亦无終剝也徒見小人之自剝其廬耳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唯六五柔順得中屬于艮上界限截然使四陰止于下不得剝一陽于其上故六五爻云无不利是剝不利有攸往之時而有六五无不利之主世道所以終復也故剝受以復

彖曰剝剝也伊川曰謂剝落也　柔變剛也伊川曰夏至一陰生而漸長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伊川曰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

剝消于陽故君子不利有攸往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伊川曰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又曰君子存心知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小人長也謂四陰在下小人之象也非謂六五君位亦是小人也坤順也艮止也順而止之謂六五以順道而止四陰于其下使不得以剝上九之君子是彖所謂觀象也又言上九之君子亦尚知有消息盈虛之理合乎天行故六五尊尚之于其上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伊川曰山高起于地而反附著于地圮剝

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

易他卦象皆言先王大人后君子以當其事唯剝卦象獨言上者不忍言其人也剝卦以厚下為義故初六爻首以滅下為戒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伊川曰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滅于貞正凶之道也董溪曰牀所頼以安者足也足之見剝則正者傾矣故曰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伊川曰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牀者依憑之象剝卦初六六二六四爻皆言剝牀是小人皆有依憑于上而後為害也然初六六二爻皆言蔑貞凶先欲蔑貞于下耳六四近于六五是為害將及于上身也豈可使之復長哉故六四爻曰切近災也與初六六二爻不同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伊川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于辨愈蔑于正也凶益甚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朱氏曰言未盛大

初六比于六二皆蔑貞凶是同惡也自是而辨剝益

甚矣未至于六四之剝膚者幸有六三不與之同惡也當剝之時上九以一陽而孤外六三應于上九而不下從于六二故六二爻云未有與也六三爻云失上下也向使六二比于六三六三亦與之同惡則其害又不止此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伊川曰衆陽剝陰之時而三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志從上九在剝之時而為无咎者也又曰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漢之吕彊是也朱氏曰衆陰方剝陽而己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

剝卦初六六二六四爻皆言剝牀是小人相上下也六三處衆陰之中失其上下與上九為正應是小人之能无咎者也故六三爻獨不言剝牀

六四剝牀以膚凶伊川曰始剝于牀足漸至于膚身之外也又曰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不更言蔑貞直言凶也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四近于六五剝牀不已凶于而國害將及于上身矣故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所以警六五也小人豈可近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伊川曰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楊氏曰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宮正能調羣陰以恩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潘氏曰唯不任以事權姑富貴之如寵宮人然斯无尤也

貫魚者羣陰順序之象謂下四陰也六五君位柔順得中屬于艮體能使四陰順止于下如待宮人然寵之以富貴而不寵以事權故无不利亦終无過尤六五爻所以獨不言剝也以此而推則六五之待宮人

也亦當有順而止之之道其意可見或謂剝卦六五不言君位則誤矣

上九碩果不食伊川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伊川曰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極則思治故衆心願戴君子消氏曰天下之戴君子如安輿唯恐其跌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伊川曰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又曰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六五不言剝故上九一爻得以自存于上是碩果不

食之象復有生意矣得輿者內有所依而安也上九內附于六五之君能以厚下安宅而為義與小人之剝牀者不同故民亦願戴君子于其上小人復何以自容乎故小人剝廬如初六六二六四向之所謂剝牀凶者皆終受剝廬之報唯六三應于上九獨得无咎即易所謂剝之无咎者也曰終不可用也是小人之已剝廬者尤當防于其終不可以復用也小人豈不甚可畏哉

☷
☳

震下
坤上

復亨 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伊川曰爲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又曰陽氣復生于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伊川曰復生于內入也長進則外出也又曰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又曰一陽始生至微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伊川曰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

利有攸往彖曰剛長也

彖曰復亨伊川曰謂復反而亨也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楊氏曰復剛反也震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又曰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之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伊川曰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七日而來復者天之運行如是也游氏曰六陰窮而一陽反天數之自然也利有攸往剛長也伊川曰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伊川曰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張氏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情則見于事也

故可得而名狀

復之亨也自初九一爻始剛反于內修身自省是君子之道時然後動順于外內外皆正是以出入无疾害之者可以取信于六五之君初九爻曰无祇悔六五爻曰无悔唯有无悔之君能用无祇悔之君子世道所以復亨也又言一陽猶微必待朋來而後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合于天行自七日來復之後陽剛浸長至于建寅之時三陽並進而後為泰是天行

之道也又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陽氣復反將以生物是天地以仁為心也君子復反則潤澤生民亦以天地之心而為心也為六五者能用君子亦可以合天地之心矣既曰天行又言合天地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卦言剛長是地道亦有復也陰中有陽地中有雷小人之中亦有復化而為君子者六二六三六四皆陰爻也六二爻曰以下仁也是六二比于初九不失為仁也六三爻曰義无

咎也是六三屬于震體與初九為同類亦无咎也六四爻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是六四處衆陰之中與初九獨為正應亦從道也當復之時六五則為无咎之君初九則為无祇悔之君子六二六三六四則以陰柔之小人復化而為君子此出入所以无疾也向使為君子者當來復之初不開小人以反善之道徒欲待陽爻而與之並進分偭朋黨私心窒礙與天地不相似疾之者至亦非朋來无咎者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鄭云資貨而行曰商旅后不省方正義曰方事也后不省視其方事也伊川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雷在地中復反于內也商旅者利欲之心行于外也先王教人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謂陽氣方生之時養心以靜克己為仁勿為利欲所役于外也又言后

不省方若當十一月朔廵守之時亦因冬至祭告柴望不省他事誠敬專一自省于内所以順天道也象直以至日而言耳非謂建子之月皆不省四方之事也既言先王又言后以當其象與他卦不同以見古者廵守之時亦與常時不同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伊川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又曰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未形而改何悔之有　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

修身也伊川曰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

有失則有復初九一陽方生于下未嘗有失何復之有故此爻以修身而言不遠之復孔子繫辭謂顔子為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是自反于心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反于身也身修心正道本不遠復禮為仁即是此道故不至于悔大善而吉初九可謂君子之復者也與小人之既有失而後復者不同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伊川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

近于初志從于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于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于仁也二比初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初九不遠之復是復禮為仁者也六二柔順得中比于初九是以禮下仁者也曰休曰吉皆贊美之辭

六三頻復厲无咎 伊川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頻失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于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曰頻復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或則无咎也

六三陰躁而不中處震動之極頻復而頻失是危厲

之道然與初九同屬震體義能復善則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楊氏曰六四處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為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復卦以初九一陽為君子之道象六二六三與初九同體于内卦是内无疾之者矣六四處衆陰之中外卦之下獨能行志與初九為正應以從其道是外亦无疾之者矣復所以亨也六二六三六四皆以陰爻而言復或謂小人不可復化而為君子則誤矣

六五敦復无悔伊川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于復善者也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伊川曰以中道自成也

此爻與下四爻不同初九是君子之復六二六三六四是小人之復為君子者也六五則言君心之復以六居五屬于坤順而得中是以中道而自成也何悔之有又比于六四是與初九為正應者也應于六二是與初九同屬于震體者也愈見其敦篤于復善也當復之時初九能无祇悔于其下六五能无悔于其

上所以亨也後世人主昏弱于上无中以自考之道為君子者徒欲以清議爭救于下朋黨報復竟貽後悔者有之矣安在其為无悔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伊川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行也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伊川曰復則合道既迷于復與道相反其凶可知以其國

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為人迷于道者皆反道而凶矣

六五以中道自成復反于内其无悔也可知矣上六陰迷在復卦之外不自省于内故凶而有災眚眚由己過豈可盡諉于天災乎若用此象以行師徒用力于外而内不自省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必有内患非但十年不克征于外也曰凶曰災眚曰大敗曰以其國君凶皆極言以警其上也然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豈有十年而終不復者哉故曰反君道也上六迷復之時明知其為凶矣猶望其終能自反避凶趨吉復反于君道也孟子所謂王庶幾改之者亦是此意復卦上六繼以无妄謂復則无妄是開上六以復反之機也故初九无祇悔是君子未有失而復善于下者六二六三六四是小人之復善者六五无悔是君道未有失而復善于上者上六是君道已有失而終望其復反者隨爻不同或謂復之上六與君道相反

終迷而凶不復望其自反則誤矣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 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伊川曰既復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為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以人欲則妄矣又曰无妄言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德所以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又曰法无妄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凶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疏云物既无妄當以正道行之若其匪依正道則有眚災不利有所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 伊川曰剛正為主于內无妄之義也童溪

曰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為主其在无妄則内體故也故曰為主于内動而健注云震動而乾健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伊川曰五以剛居中正二以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伊川曰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則悖于天理天所不祐可行乎哉童溪曰六三上九不正則妄矣故有災眚六三所謂无妄之災上九所謂窮之災也

无妄震下乾上震動也乾天也能動以天是人之无妄也人能无妄大亨以正則天命亦以正而應之于

上是天之无妄也若匪正而動必為過眚天命亦不祐之矣可行乎哉天未嘗妄也上九欲往而動于无妄之外故上九爻曰行有眚无攸利即卦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疏云天下雷行无妄今云物與无妄者欲見萬物皆无妄故加物與二字也伊川曰雷行于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予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無有差妄物與无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注云茂盛也伊川曰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

雷行以時天无妄也物與无妄物亦无妄也先王以盛德茂對天時發育萬物君道亦无妄也言育萬物則民之得所養也不言可知矣

初九无妄往吉伊川曰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司馬曰得失之原制之在初初不為妄則往必得志故曰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伊川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无妄往吉

蓋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无妄卦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唯不正而妄動

則不利有攸往也初九以剛貞而居震體之初初既正闕以无妄而往何往而不得志哉故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伊川曰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則利有攸往注云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董溪曰陰以得陽為富白雲曰耕而穫菑而畬天理也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為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已也

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无可富之理故曰未富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所以利有攸往者謂其往從九五

之君得陽以為富故禄足以代其耕也若不從九五徒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妄而凶矣坊記曰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可互見其義

六三无妄之災闗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伊川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為妄者也又志應于上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為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為妄已失之矣況復凶悔隨之乎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伊川曰或繫之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伊川曰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

妄得之得失亦猶之固不足以為得也人能如此則不為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為得乎

六三陰柔居震體之上以静守動故取繫牛之象或者設辭也邑人者居而安也行人者外也牛本順物既繫之牛又安居以守之可謂无妄矣反為行人所得而為邑人之災是无妄之災出于意外也六三近于乾體以无妄而得災故可委之于天然邑人之所失者牛所得者无妄亦未必為失行人之所得者牛

所失者无妄以妄為得豈足為得乎能知此理則得失皆无妄斯可以合天也

九四可貞无咎伊川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又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白雲曰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

九四以陽剛而處近君之位不可妄動故有可貞之戒唯以九居四以貞守靜屬于乾體有在我之天故可貞而无咎固有之也非待求于外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伊川曰九五以中正居尊位下復以中正應之可謂无妄

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為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和平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伊川曰人之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九五剛而得中合乾體之正純乎天命无妄則无疾也設或有疾亦是无妄之疾不能為害雖勿用藥亦可有喜所喜者在我之无妄可以合天而不在于藥也又言无妄之藥不可輕試況未必无妄乎疾不可

以妄得藥尤不可以妄試後世如漢武帝惑于方士之說非易所謂勿藥有喜者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伊川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于理也過于理則妄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无所利也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伊川曰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童溪曰居上窮之地猶不知止其能免災乎先儒言在天曰眚在人曰災固有是說今觀上九爻辭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上九處卦體之極剛過乎中欲行于无妄之外故有過眚窮而為災无所利也

䷙ 乾下艮上

大畜

序卦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伊川曰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裝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共為畜義

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曰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而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潘氏曰大畜利貞利乎畜正道也首言不家食吉者主于養賢也能養天下之賢者則所畜可謂大矣何險之不濟哉

大畜卦三陽在下初九曰有厲利已九二曰中无尤也九三曰利艱貞皆有自重難進之意所畜者大所利者貞設或不遇則安于家食可也六四爻曰有喜也六五爻曰有慶也唯六五以柔中之道為大畜之君豶豕之牙欲畜君子而不畜小人又有六四處近君之位能以順德上畜其君下畜其賢故得三陽並進于内以貞為利不家食吉可以共濟天下之艱險有利涉大川之象極而至于上九是畜道大成之時

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即彖所謂應乎天也其大可見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伊川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則所畜愈大充實而有光輝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而尚賢能止健伊川曰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大正也伊川曰以陽剛在上為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不家食吉養賢也伊川曰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伊川曰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

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童溪曰賢者之進退天意之從違也挾天下之人而與之共濟則天意之所在可知矣故曰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伊川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推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龜山曰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所以畜德也

天高在上以勢而論无在于山中者易寓意于象曰天在山中以喻六五之君屈己尚賢處于上九之下

論德不論勢也君子觀象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唯能自畜其德可以為君所尊尚而後能畜其君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伊川曰有危則宜已而不可犯災而危行也蓮溪曰唯利于已而不進則不犯災危矣所以示在下者輕進之戒也白雲曰知危之為厲者蓋以危而修德則无犯災之理及以為已之利也

初九陽剛在下處大畜之初不敢輕進以求畜于其上常若有厲以利已之心能知止于其初宜其无後

災也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伊川曰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于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説去輪輹謂不行也輿説輹而不行者盖其處得中道不失宜故无過咎也

九二應于六五之君可以進矣然九二以剛大而守中道如輿説輹未肯遽行故進止得中无過尤也小畜九三曰輿説輹夫妻反目九三剛不得中不足以載其上勢不得進也大畜九二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九二剛而得中隨時行止義不輕進也隨象不同大畜乃養賢之時六五為養賢之主或謂九二在下而求進于上六五乃畜止之使不得行則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伊川曰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其進如良馬之逐馳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謹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曰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良馬九三屬于乾體與上九為正應剛健合志如良馬之相馳逐可以進矣然九三剛過乎中利在艱難貞固曰閑輿衛以禮自防則利有攸往故九二之輿說輹是以中自守未肯遽行者九三之閑輿衛是以禮自防然後肯行者大畜所以為利貞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伊川曰牛之性牴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牴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坤為牛六四以坤爻而處艮體之初如童牛之牿于

其初甚柔順也六四處近君之位能以順道上畜其君下畜君子應于初九能使在下之三陽同類並進于内故大吉而有喜也大畜下三爻屬陽皆不得謂之惡或謂初九在下六四欲以陰爻制而止之于其上如牿童牛則誤矣大畜之畜君子也豈若畜牛云乎哉

六五豶豕之牙吉潘氏曰制物之道當控其要豶豕而去其牙无能為矣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以牙而害物猶小人害君子也六五為畜賢之主以柔中之道應于九二陽剛之大臣力去小人如豶豕之牙使小人不得以食君子之食故小人既去君子可以不家食天下亦可以得所養是天下之慶故曰有慶也非果謂九二剛陽如豕牙之横猾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伊川曰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曰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成通行也

上九當畜道大成之時賢路開廣世道清夷如天衢之亨于上而天下无不亨通即彖所謂應乎天也

淙山讀周易卷七